

闲庭晚茶

由福建省广播电视局申报立项、福建省省委宣传部等联合摄制的“闽派电视剧”《沉默的荣耀》，是首部聚焦新中国成立前后台湾隐蔽战线斗争的谍战大剧，登陆央视八套播出后，获得极好的收视反馈与社会反响。不过，这部剧的网络播放量未及收视率那般亮眼。从监测网络播放量的“云合数据”来看，《沉默的荣耀》播出期间获得“S”（代表“热播”）的评级，而非“S+”（代表“爆款”）评级。笔者认真翻阅了一些年轻网友聚集的论坛，不少人提到他们没有观看的理由，集中为一点：它不是所谓的“爽剧”。《沉默的荣耀》是一部已经事先“剧透”了“悲剧”结局的电视剧——1950年6月10日，吴石、朱枫、陈宝仓、聂曦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。

非“爽剧”不看，这是当下很多观众的看剧心态，他们习惯了即时满足的快

不要迷信“爽剧思维”

□曾于里

感，期待着“即时反馈”，容不得半点剧情曲折。

放眼如今的影视市场，“爽剧”大行其道。古装剧里，主角开局受辱，三集必遇贵人，五集就能“逆袭”打脸；职场剧里，新人不用深耕，靠一个“神创意”轻松走上人生巅峰；就连一些谍战剧也走上偶像化路线，得加些“恋爱脑”“开挂技能”，生怕观众看得“不过瘾”……“爽剧”把复杂的现实简化成“逆袭”的流水线，把漫长的奋斗压缩成“秒赢”的快感，久而久之，观众的耐心被一点点磨掉，对文学艺术的审美力变得愈发狭窄逼仄，仿佛只有直白的胜利与即时的情绪刺激，才能唤起他们的观剧欲望。

更可怕的是，在大量“爽剧”的影响下，“爽剧”甚至跳出屏幕，变成一种“爽剧思维”——做任何事业，无需忍耐，无需沉

淀，要速成，要捷径。受其影响，一些年轻人做学问、写论文，不愿沉下心来查阅文献、扎实研究，转而依赖AI速成；做事业时渴望一步登天，忍受不了长期的积累与耕耘，稍遇挫折便心浮气躁、轻易放弃；就连面对生活中的挑战，也总幻想能像剧情般“一键逆袭”，缺乏应对复杂现实的耐心与韧性……

现实世界不按“爽剧思维”运转。不论是科学理论的突破、技术创新的实现、文化经典的创造，还是我们普通人求学路上的点滴进步、职场中的技能积累，遵从的是脚踏实地、勤能补拙、聚沙成塔、厚积薄发的古朴哲学。但“爽剧思维”钝化了感知真实世界的的能力，消解了奋斗的价值，最终让人失去直面并解决现实复杂问题的勇气、耐心与智慧。现实中，因此“摔跟头”的年轻人不在少数。

所以，笔者建议年轻人静下心来看一看《沉默的荣耀》。它以冷峻克制的镜

头，还原了惊心动魄的隐蔽战线斗争，用信仰的光辉照亮人物弧光，用历史的真实重量叩击心灵。这是“爽剧”所不具备的艺术价值。

《沉默的荣耀》更传递出一种超越“爽剧思维”的思想价值。吴石本可留在大陆安享胜利果实，但他选择“若一去不回，便一去不回”；朱枫本可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，却主动请缨深入虎穴……他们致力于解放事业，却因叛徒的出卖而牺牲。伟大的事业不是“爽剧”，它有曲折、有血泪、有牺牲，但绝不会因此而黯淡或中断。吴石、朱枫、陈宝仓、聂曦等革命英烈，用生命点燃的火种照亮了后来者的道路，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树立了不朽的精神丰碑。

不要将“爽剧”当“精神主食”，也不要迷信“爽剧思维”。所有的曲折并非枉然，所有的跋涉都为蓄力，所有沉默而执着的奔赴，终将指向“荣耀”的彼岸。一部好剧如此，干事业如此，人生亦如此。

每日佳句

有时候，我们就像鱼缸里的鱼，想说的很多，一开口就化成了一串省略号……最后默默地留在了心里。

新世说

当时只觉是寻常

□王国梁

有人说，你60岁的时候会觉得50岁特别好，50岁的时候会觉得40岁特别好，40岁的时候会觉得30岁特别好，但是此前并没有觉察出来。

大概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。歌手蔡琴说过类似的话：“每次看照片，我都觉得两年前的我真好看。但两年前的那一天，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好看过。”主持人白岩松也曾说过：“30岁的时候我没觉得自己挺帅的，觉得自己毛病很多。可是今天，当我隔了20年回头看的时候，会觉得原来我也年轻过，那时候头发那么多。”我周围的很多朋友，也都有这种感觉，我们正处在中年向老年过渡的阶段，每每说起当年，总是神采飞扬，好像沉睡的青春忽然醒来。

我家有很多本老相册，那天我偶然翻到大学时代的照片，不禁笑起来。那时的我，青春正好，眼神清澈，真好啊！可我仔细想想，大学时我经常陷入迷惘之中，对未来的忧惧、对前途的茫然时常困扰着我，连我的日记里都经常出现“困惑”“怅惘”之类的字眼。可是如今回想起来，那段时光是属于我的金色年华。正如那句话说的：“我们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”。

拥有青春的时候，我们的日子过得平淡而忙碌，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时光的长廊里，青春越走越远。青春就变得像一幅画，我们隔着一定的距离看它，才发现它原来那么绚烂美好。过去的时光被酝酿成一杯美酒，待到多年后品味起来，生涩的滋味完全被过滤掉了，只剩下醇醇之味。正如诗人普希金所说：“而那过去了的，都将成为亲切的怀恋。”

其实人生的许多时段不是如此呢？记得我27岁那年，被调往离家20多公里的地方工作。那时妻子和孩子在老家，我每天骑摩托车往返于单位和家之间。无论加班到什么时候，我都会回家，有时到家都晚上十点多。多年后，妻子回忆总是笑微微地说：“那是我们最幸福的一段时光。”她说这话的时候，连眼神都变得无比温柔。不过那时日子过得忙碌，我并未觉得多好，如今想起确实是温情满满。30岁时，我去山区乡镇工作，干劲十足。回忆起那些奋斗时光，我觉得是自己一生的辉煌时刻，心中有梦，眼中有光，昂扬向上。就选当时很平常的事，现在回想起来都会觉得无比美好。

生命中有太多的美好值得回味。我们常说，拥有时不懂珍惜，失去了才觉得宝贵。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，更会觉得往事美好。“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”不知不觉间，我们都在为逝去的时光加滤镜。拥有时珍惜，失去时亦回味，如此，所有的时光便有了更丰富的色彩和层次，生命也因此更加厚重。

如今我正走在变老的路上，时常对自己说：“今天是你生命中最年轻的一天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光。”每一个寻常的日子，都将成值得怀恋的往事。等到我七八十岁的时候，老得苍颜白发，颤颤巍巍，只能在落花缤纷中回首往事。那时我人生的经历，一定美得像一部传奇，有着壮阔宏大的背景，充满了诗意浪漫的色彩。

歌声穿过流年

□王常婷

潮水裹着咸湿的晚风，一场演唱会似乎成了一种突如其来的集体仪式。不是涓涓细流，倒像是季节性的潮涌，一夜之间，就漫过了城市的夜晚。

这潮涌的起点，或许不在耀眼的聚光灯下，而在无数手机屏幕微光的方寸之间。票预售的刹那，网络仿佛一条骤然绷紧的神经，许多人屏息凝神，指尖下的已不仅是一张票券，而是一纸驶向某个确定夜晚的船票。老人家很不理解：“又不是不要钱，还非得费尽心机抢票；抢到了还得一路奔波拥挤去看一个可能只是遥远的身影……在电视里看看不行吗？”

生活太像在迷雾中行船，而这场演唱会，成了一个清晰无比的航标，是年轻时的执念，是熙熙攘攘人群中的一次站队，是平庸而忙碌日子里一个被许诺的、可以暂时靠岸的港湾。

于是，演唱会所在的场馆，便成了一座悬浮于日常之上的孤岛。从外面看，它静默着，与任何现代建筑无异。可一旦踏入，热浪便扑面而来。最震撼的，常是一片由荧光棒汇成的、无声的海洋。它们不再是记忆中零星的、杂乱挥舞的光点，而是被某种无形的意志统一着，时而是一片沉静的蓝，忽而又化作沸腾的金红。这光海是活的，它随节奏呼吸，在副歌处掀起波涛，在间奏又温柔地荡漾。以一种庞大的、秩序井然的沉默，宣示着一种集体的、温柔的力量。

演唱会的核心，自然还是那站在灯光下的人。但有趣的是，我们似乎不再仅仅为了“听”他而来。我们奔赴此地，更像是为了参与一场关于自身青春的考古。当前奏响起，歌声如同一把特制的钥匙，插入记忆的锁孔，被开启的，是一个完整的往昔场景。

或许是一间夏日午后飘着粉笔灰的教室，随身听的耳机线悄悄从校服袖口里穿出，那歌声混着同桌的低语与窗外的蝉鸣，成了对抗成年世界最初的回响。又或者是一个独自徘徊的黄昏，歌声里盛放着无处安放的愁绪：“往事不要再提，人生已多风雨，纵然记忆抹不去，爱与恨都还在心里……”

歌者站在舞台中央，念动我们共同熟悉的“咒语”。他声音里的沧桑，与我们生命的年轮一同生长；感谢他依旧站在这里，成为我们所有过往的、一个最鲜活的注脚。

而演唱会最动人的一刻，念动我们共同熟悉的“咒语”。他声音里的沧桑，与我们生命的年轮一同生长；感谢他依旧站在这里，成为我们所有过往的、一个最鲜活的注脚。

当最后一首曲子的余音在夜风中飘散，灯光大亮，人群开始像退潮般涌向出口。我们重新变回一个个孤立的个体，揣着几分倦怠、几分怅然，走入现实里并不

清冷的街道。

“因为我仍有梦，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，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，总是为了你心痛……”

那歌声，却并未真正离去。它像一层柔和的包裹，留在了身体里。往后几日，乃至更长的时光里，当我们在拥堵的早高峰，在琐碎的办公日常里，耳畔或许会不经意地再度响起那段旋律。那一刻，我们会微微怔住，仿佛从现实的缝隙里，又窥见了那夜孤岛上的光。于是我们明白，我们奔赴的，从来不只是一个人、一段旋律；我们是在湍急的流年中，奋力打捞一个坐标，可以让疲惫灵魂暂且栖息，并与曾经的自己温暖相拥。



(CFP图)

360

暖透时光的称谓

□白水

高考填报志愿时，成绩限制了我填报的范围，权衡再三，总算是心情平静地填了师范院校。入学后，理所当然地接受“学高为师，身正为范”的行为准则。实习时，去了一所中学，听穿校服的学生怯生生地喊“老师好”，还乐了半天，连走路都一本正经起来，心里想着，教案的写法还没学透呢。

毕业后的岔路口，进了一家市直单位。看着室友们忙着把简历投往各个学校，心中既窃喜又惋惜，窃喜的是不必扎进求职大圈里辗转，惋惜的是从今往后，再与“老师”这个温暖的称谓无缘。后来同学聚会，听他们各种各样的课程交流，我无话可插，心底翻涌着说不清的复杂滋味：他们虽然说苦喊累，但提起学生进步时眼里有光，心里满是羡慕。当初课本里那些基础的教学理论，现在想起来都只剩下模糊的影子了。

藏在柜子里的文学书籍，是我对抗平

淡日子的秘密武器，那些跳动的文字，那些鲜活的故事，总让我忍不住想找个地方分享。因喜爱文字，喜欢文学，时不时会到一些学校、机构去分享写作。

记得第一次站上讲台，却在抬眼的瞬间忘了该说些什么。台下几十双眼睛亮晶晶的，像盛满星光的小灯笼，那目光太纯粹、太热烈，这让我忽然意识到，此刻的我，已不再是办公室里循规蹈矩、按流程处理工作的角色，而是被称作“老师”的人——这个称谓里，藏着数十份的期待。

我定了定神，从幼时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小说谈起，从自己第一次读诗的悸动讲起，从如何在生活中捕捉细微的感动说起。谈及四季变换时，有孩子举手说：“老师，我觉得春风像妈妈的手”，课堂上的空气不再沉闷，而是跟着孩子们的思绪一起流动。我忽然明白，所谓“老师”，不只是传递知识，更是帮这些小小的心灵打开一扇

窗，让他们看见文字里的万千世界。

在赠书环节，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用脆生生的声音喊了句：“谢谢老师！”心中有股暖流在缓缓地流动，牵出一丝丝不能言的感动：原来“老师”这两个字，从来不是简单的称谓，它藏着孩子最纯粹的信任，藏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

跳出按部就班的日常，用热爱去点亮别人的期待，才懂“老师”这两个字的珍贵，它不仅带有光环，更萦绕着一份被需要的幸福。

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社区老年大学缺一个文学老师，竟有人找上门来：“能不能也来给我们这些老同志讲一讲？”我心里没底，又架不住那份热情，便揣着几分忐忑应下，想着先去试试再说。第一次上课就被惊着了——台下坐着的叔叔阿姨们，比我爸妈的年纪还大，却一个个戴着老花镜，手里拿着笔记本，准备得比年轻人还充分、认真。

讨论和提问环节，一位位头发花白的

大爷大娘们总是以“老师”开头，那一声声温和、郑重的称呼，叫得我脸颊发烫，赶紧调整好站姿，将事先整理好的资料翻开，从核心内容到拓展细节，都细细地讲了一遍。下课后，几位老人围着我，嘴里念叨：“谢谢老师，下次还来听您的课。”

如今再有人喊我“老师”，我不会再像从前那样手足无措，反而会笑着答应，然后更认真地写好每一篇文章，准备好每一次分享。毕竟，能被这般称呼，已是莫大的幸运，唯有实实在在在拿出些本事，才算不辜负那一份份温暖、真挚的心意。

云想衣裳花想容

□黄慧敏



(CFP图)

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，都说女人的衣柜永远少一件衣服，这句话不知精准地洞悉了多少女子的心思。这不，每每要外出，总感觉少了一件能组合搭配，衬托自己身材和气质衣服，因此常常抵不住诱惑，明明衣柜里衣物挂得琳琅满目，还会以各种理由说服自己添新衣。于是，逛了许多店，试穿了一件又一件衣服，在穿衣镜前照着比着，前面后头，左右侧方，深情地欣赏着镜中千娇百媚的芳容，衣袂飘飘的情影。此时如果服装销售员在旁赞誉，便更是心花怒放了，将试穿衣物全盘收入袋中。穿街走巷，如此一天下来，即使累得全身的骨头都要散架了也乐此不疲，期待第二天穿上新衣服外出，兴奋得一晚睡不着觉。

记得我的工资只有三四千元的时候，看中了一件1800元的褐色皮衣。它穿起来得体，前襟纽扣处还穿插了一片牛皮，腰间也有一片，连同腰带也是皮的，这样穿起来既能保暖又显人苗条，外带一头卷发，别提多洋气了，令我爱不释手。几经讨价还价之后，终于以1500元的价格成交，这是我有生以来买得最贵的一件衣服，我对它情有独钟，因此不忍经常穿它，把它束之高阁，偶尔孤芳自赏。只有像同学聚会、同事聚餐、亲戚请客这样的场合才把它穿到身上。没想到这样放置了两三年，它的皮层悄悄地掉落，拿去修补时，裁缝师说没能找到匹配的布料。它就这样搁置在我的衣柜里当纪念品，穿也穿不了，丢

又舍不得，成了食之无味、弃之可惜的“鸡肋”。从此，我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：不再买皮质的衣服。

有一天我看中了一件宛如艺术品的大衣，虽价格不菲，还是买回家了。穿上后气质高雅，但仔细一看，衣服内里有一大圈皮屑。思虑一番，我决定忍痛割爱，将衣服拿去退，换几件普通衣物，这样能多几件新衣轮流穿。

我想，不应眷恋华而不实之物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完美的。

话说，一个人的美，一定是由气质、容貌、仪态、服饰、谈吐等兼而合一的。装点自己的同时，除了服饰，一定要记得自己的内在修养，内外兼修的美才是最美的样子。

麻辣烫

茶余饭后

生前

深夜，一女子坐上出租车，看到司机正在吃苹果，随口说：“我生前也很喜欢吃苹果。”

司机吓得连苹果核都不小心咽了下去，女子继续说道：“自从生了孩子后，就很少吃了。”

刚到

一醉汉不慎从楼上掉下来，引来路人围观。

警察赶过来问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醉汉说：“不清楚，我也是刚到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，以便奉寄稿酬。)